

輯二、〈同居日常：那些循環播放的小事〉

## 〈剝蝦〉

他將裝著一盒藍鑽蝦的提袋擱在餐桌上，一句話也沒說就進房了。

她解開綁住的袋口，發現袋子底部都是融冰的水，看來蝦子解凍有段時間了，她擔心放回冷凍不新鮮，只好將蝦子取出來，一尾一尾，如寶石墜飾，閃閃發光。

桌上擺著兩個孩子用過的菜餚，和來不及收拾的殘骸，一如往常的倉促痕跡，每周畫畫課前總要來上一筆。她通常送孩子上課後再回來和他一起用餐，兩人冷飯冷菜隨意果腹，廚房早已收拾乾淨，她不想再起油鍋，決定簡單弄個鹽焗蝦就好。她將蝦子清洗乾淨，挑出腸泥，在烤盤鋪上厚厚的鹽，再埋進蝦，工序爛熟，只是太久沒做這道菜，她忘了最佳的熟成時間。

他喜歡吃蝦。戀愛時，他們最常光顧熱炒店，痛快配著啤酒品嚐各式風味蝦。她一直學不會優雅地剝蝦，所以第一次看見他剝蝦，竟有種在看魔術表演的感覺：先是用筷子流利地將蝦運至輸送舌帶，啟動唇齒開關，三兩下硬殼與嫩肉分離，接著蝦殼從他口裡輕彈出來，最後紅白相間的光潔蝦身在她的驚呼聲中展現。他將裹著唾液的蝦夾到她嘴邊，她不加思索叨走他遞送來的溫柔，鮮甜在她嘴裡綻開，她也笑得像一朵燦爛的花。

爾後，她不用再煩惱剝蝦的事了，每當一起用餐，就算是朋友聚餐的場合，只要出現了蝦，他總會貼心幫她剝好，再送入她碗裡。她回報他的方式便是為他研發各種創意蝦料理，直到婚後她懷上孩子，怕造成胎兒過敏，蝦子便暫時從餐桌上消失了，而孩子出生之後，煮食總是急就章，吃飯更是以秒計時，用現成剝好的蝦仁來料理最省事，她犯不著自找麻煩。

今晚，這盒晶亮亮的蝦闖進了他們每周一次的獨處時光。

桌上唯一的熱食飄散出來的香氣在他們之間浮動著，卻引逗不出更多話題，她才意識到原來抽掉兩個孩子的聲音，這個家如此安靜。他們的交集只剩下兩人遺留在公筷母匙上的溫度，那是在孩子還小時，為了避免生病交叉感染，才準備的餐具，沒想到孩子長大了，已經不知不覺養成了習慣，固定出現在餐桌上。

那盤因為烘烤過久而失去飽水彈潤的蝦，似乎無法引起他的味蕾興趣，他依然自顧自滑著手機，完全沒有想動筷的意思。她捏起已經失去光澤的蝦，抖掉上頭的鹽巴，蝦肉因為乾縮，與殼幾乎黏在一起，尤其不好剝，她非常笨拙地剝著，殘餘的鹽粒刺得她乾裂的手發痛，像是為了證明什麼，她繼續一尾一尾剝著，碗邊全是散亂的蝦殼，而盤上的成品，不是被她的指甲戳出大小坑疤，就是成了殘破不堪的蝦末。她終究沒有學會優雅的剝蝦。

她忽然想起他們初夜的隔天，他帶她到最愛的活蝦吃到飽餐廳，他夾起一尾煮熟紅通通的蝦，在她面前晃阿晃，笑著跟她說：「妳知道妳睡覺的樣子真的很像它。」是啊，為什麼那時他可以從身後環抱住她，兩人像蝦一樣蜷曲整晚，也不覺得累呢？

記憶中那些被他毫不留情丟進滾燙沸湯的活蝦，有些總在鍋蓋闔上前的罅隙，拼盡最後力氣跳出熱鍋，然而現在的她卻一動也不動，連稍作掙扎也沒有，只是

眼睜睜看著那盤拼湊不出完整蝦身的碎屑攤在兩人之間，任由它失去原本的香氣與溫度。

〈病〉

沒有光。

他躺在沉默聚攏的黑色深海，只有穩定卻略顯急促的鼻息陪伴自己。一吸一吐一吸一吐，他默念著。像醫師教他那樣，想像肚臍後面有瓣鬆軟軟的氣球，大口將空氣吸納進肺接著灌入吹氣孔，待氣球膨脹後再緩緩吁出那一口深沉，球體回到塌扁，完成一次循環。他已經反覆做了很多遍，但睡意依然像不斷往上冒的氣泡，啵的一聲就破掉了。

幸好破掉的不是視網膜。

這幾個月已經做了不下十次的散瞳眼底檢查，只為了確認視網膜是否完好如初。步出診間，無力感始終像潮水將他淹沒，四處求醫，依然只有得到與飛蚊和平共處的結論。最近一次醫生告訴他生理檢查結果正常，無法解釋他所提出的其他異狀，唯一可能是罹患了身心症。

陷入渾沌般的巨大焦慮，他意識悠悠依循護士叮嚀而去。待回神，手上已拎著一袋陌生的艱澀詞彙——悠樂丁與憂滅達，藥劑師含蓄地說明處方，他試著在腦中直譯，安眠藥與抗憂鬱藥。

他曾疑惑為什麼要用它們治療眼疾，但這問題對現在的他好難。他已經長時間無法思考了，像蝴蝶效應般，一切皆從眼睛的變化開始。

先是寄居在玻璃體的黑色浮游生物突然大量快速繁衍，像游擊部隊般不時偷渡出來嚙咬眼簾景物，再後來眼瞼和眼球間的狹仄處莫名被嵌入一屏螢幕，夜裡尤其頻繁放映宛如照相機的閃光，啪滋啪滋電擊著視神經，那些流竄在眼窩的電流讓他疼痛不堪。

沒有根除方法，他只能用牢騷暫時紓緩痛覺，可是當妻子問他光會不會其實是他幻想出來的，這才了解原來妻子和醫生一樣覺得他心理有病。

沒有人相信他。一定是有人惡作劇把他眼睛的感光度調高，才會變得對光如此敏感。是誰？張老闆嗎？回想起張老闆告訴他翻譯社即將歇業時，臉上的確出現過複雜詭異的表情。會不會當他拚命在人力銀行搜尋翻譯案件時，張老闆其實背地裡嘲笑他好騙？他反省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他承認視力退化的確影響翻譯速度，可從來不曾拖件，怎會接到這樣的晴天霹靂？

他開始後悔不聽妻子的勸。

喜歡夜裡白晝紛擾俱息的安靜氛圍，總是就著昏黃燈光工作至天明。妻子老嘀咕光線太暗了，他從未放在心上，只在意如何將腦海裡跑馬燈播放似的英文字母快速解碼成國字。他在業界享有不錯口碑，因為交件速度永遠比預期快，除了張老闆翻譯社的穩定案源，還額外接了不少案子，但自從文字開始長出游絲、句子開始生出陰影後，原本勝任的工作變得吃力起來。

不僅是工作，當張老闆宣告長期合作關係結束，失去穩定案源讓他人生更加吃力。繳了多年房貸始終還不清利息總額，像接力賽不間斷出現的帳單、兒子幼稚園的學雜費單一口一口吃掉存款數字，如果有天他的眼睛不再能轉碼，光靠妻

子收入怎麼撐起一個家？太多瑣事足以心煩意亂。

也許睡一覺就沒事了。睡著了，現實就會自動切換到夢境模式。

但自從光出現後，日夜白黑的切換鍵就壞掉了。即使戒除熬夜與用眼過度的惡習，但無孔不入的光還是會沿著視神經爬出來，兀自綻放花火。他搬到書房摸黑入睡，全然的黑可以讓他好過點，也能避免與妻子身體接觸帶來的慾望騷動，他憂心視網膜會在劇烈晃動中震出裂痕。

於是，黑夜他變形成卡夫卡筆下的甲蟲蟄居在密室。

好幾個飄散曖昧氣息的夜，妻子鑽進睡鋪想對他裸心裸肺，他背對她假寐；好幾次兒子挨近要他讀睡前故事，卻被他殘忍拒絕。後來他們便不來了。其實他只是想好好睡一覺，睡著了，就不用害怕光偷襲，無奈通往夢的路徑一再受堵。

於是，白晝他化身為暴烈的獸繼續對妻兒施以冷酷。

妻子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絮絮叨叨，兒子好奇心驅使的打破砂鍋問到底，他臭臉以對，最令他受不了的是妻子佯裝成關心的抱怨、兒子藉撒嬌提出的要求，這些都能輕易挑起他的無名火，星火燎原燒毀了家的原貌，妻子終於在忍無可忍之下，遞給他那袋艱澀詞彙。

睡意回來了，可是有些什麼好像回不來了。

一吸一吐一吸一吐，他繼續默念著。明知練習無效，但總在吞下安眠藥前試圖透過意念召喚睡意。至少他盡力過了，他安慰被藥物制約的自己。

開門聲打斷他的練習。

「兒子剛剛做惡夢哭醒了，房間的小夜燈壞了，太黑他睡不著，我只好過來……」妻子聲音帶著些許惶恐。

他爬出睡鋪，摸黑取下牆上的小夜燈，突然想起以前兒子夜半醒過來非得要他哼幾首歌才肯睡，原本要將燈遞給妻子的手縮了回來。

走進臥房，為兒子裝上小夜燈，燈火燃亮的瞬間，兒子迷懵的臉浮現喜悅。他似乎很久沒看見兒子笑了。

微光依然像芒針一根一根扎進瞳仁裡，他努力忍受來自眼底的刺痛，試著與纏鬥已久的光和平共處。

## 〈寶石〉

靜巷轉角的巧克力專賣店，婚前來過。她推開落地玻璃門，迎賓鈴鐺刺激嗅覺，迎來苦甜芬芳。

她用微笑婉拒了店員的禮貌招呼，店員旋即轉向甫進門的年輕情侶，女孩隔著玻璃櫃指選巧克力，每次點擊就像觸碰到聲控開關，店員立刻展開流利介紹。

兩種聽久了都會厭煩的甜膩聲音在她耳邊起落，不論店員多麼仔細解說，女孩顯然和她一樣都有選擇障礙，反覆多種排列組合，難以決定九宮格禮盒的紅心主角，而男孩始終在旁溫柔陪伴，耐心等候她的答案。

店員小心取出女孩最後選定的紅寶石巧克力，並貼心展示給年輕情侶鑑賞，倆人同時發出拉長的驚呼。那幅景象讓她有種錯覺，好像躺在托盤上的不是甜點，而是一枚嵌有閃耀光澤寶石的戒指，而她恰好見證了這對小情侶的重要時刻。

初次造訪這間店，是她和他為了尋覓未來新家的邂逅，那時她也和女孩一樣杵在玻璃櫃前，面對琳琅滿目的造型、口味與名稱，在要和不要間拉扯，是果斷的他一一幫她做出決定，就如他總是在她陷入各種猶豫狀況時，堅定幫她交付出答案，讓她不用再為掙扎所苦。

婚前她喜歡他幫她做決定時的明快，還有那種被照顧得很好的感覺，婚後她依然被他這樣照顧著。

裝潢新家時，她還在揣想不同色系壁紙帶給家的感覺，粉的溫馨、藍的愜意、白的素雅，他早已下訂黃色壁紙，她來不及告訴他因為一篇同名小說，黃色是她痛惡的選項；添購家電時，她蒐集了各家廠牌廣告單比價，心底盤算好兩人平日都要工作，大容量對開冰箱才能解決假日一次採買的需求，生鮮也才好分類貯藏，殊料未經討論，他直接圈選了雙門冰箱；就連怕冷的她念茲在茲的暖氣設備，連置喙的餘地都沒有，直接被迅速否決。

爾後，每當她提出想為這個家點綴日常的想法，崇尚簡約的他便會推出一貫結論。被沒收的不僅是那些點子，還有勾勒好家的圖景，隨著他益發獨斷的決策日漸褪色、模糊。

倘若試圖挑戰，就得做好點燃引信的準備，煙硝四起，家因此坑坑疤疤，還得花時間填補傷口，卻不能帶來改變。她終於明白，所有戰鬥都是徒勞。

婚前，再多爭吵難以打破他的原則，持久冷戰她永遠是輸家，就連嬌嗔央他陪她品嚐他不嗜吃的甜食也被斷然拒絕，這些徵象她早該警覺。

那次她充滿期待打開典雅紙盒，用八倍慢速咬開巧克力脆片外殼，獨特的三層水果內餡在她嘴裡化開，交纏出多重層次的濃郁口感，她不自覺露出幸福又滿足的笑容。她熱情邀他賞味繽紛香甜的珍珠，他卻寧可選擇不含糖分的純黑巧克力塊。

此刻，她望著玻璃櫃內的展示禮盒，各式巧克力被穩妥置放在狹小方格裡，就像他幫她決定好的一切物事，構築成不容變更的版圖。她彷彿這些巧克力，一直活在被訂製好的安排之中。

她決定這次要慢慢挑選喜歡的巧克力，就算難以俐落取捨，但在反覆推翻、重選的過程裡，她會更加清楚自己傾心的模樣，還有她其實不需要的過度包裝。拿掉制約，她的決定變得自由，彷彿看見一個開闊的世界。

〈鬼魅魍魎〉

今天張報國不上街賣蔥油餅。

入冬第一波寒流讓他完全沒有上街掙錢的慾望。整個人就像萎縮的爬蟲在床上揉成一團，軀體被徹底吸乾養分，只剩下沒有靈魂寄居的外殼。

其實那並不好玩，他想。年經的時候，阿梅就要他別被政治迷惑，她總嘮叨他：「別人的事去攪和什麼勁，選上了有什麼好處？選不上還不是吃力不討好！踏實點，生活要緊。」

多年了，儘管阿梅的眼已闔上了，他還是沒有告訴她，他其實關心的並非政治，他要的不過是在下注和爭戰的選舉過程中，那種前所未有的鬥志，還有證明自己還年輕的活力，以及結果揭曉後成為贏家的快感。

幾十年了，他樂此不疲。

牆上的鐘提醒他該起來了。中午隨便扒幾口飯就爬進被窩，一張眼竟然來到晚餐時間，天冷倒是比平時睡得好。

他起身，想用電視新聞報導聲填滿屋內的冷清。沒想到昨天剛修好的電視又壞了。他氣憤地拿著遙控器亂轉頻道，妄想將黑白閃爍的畫面趕出電視機。然而，螢幕中的映像持續龜縮在那，絲毫沒有離去的打算。

「幹！」他把遙控器大力摔在桌上，明知屋裡沒人會挽留他，他還是賭氣似地甩門離去。

像鞦韆一般循著固定振幅擺動的門扇，其搖擺的態勢和揮灑出的力道，彷彿是在和屋外颼颼的風嘯相互應和著。

怪事並非天天有……

張報國拐進這條街前有點遲疑，畢竟這長街對他而言實在很陌生，月娘雖然高掛空中，但整條街怎麼看就是陰森森的。

他從來不走這條街回家的，在他的印象中，這裡老是在辦貓哭浩子假慈悲的喪事，但今天，敵黨陣營慶賀當選的流水席攔阻了他的去路，他只好改走這條路。

「幹你娘，是不知道那是誰的地盤嗎？有夠鴨霸！」張報國嘀咕著，一面從口中呼出白白的冷空氣。

大概是穿得不夠暖，他老覺得背後有股陰風在追趕他似的，他邁開腳步，想趕緊走出這充滿肅殺之氣的氛圍。

「該不會有人出來殺我吧！」張報國下意識打了個冷顫。

這兩個月他陪著陳桑到處拜票，每次只要有機會他一定上台，扯開喉嚨、毫不留情謾罵對手。陳桑就認他是個夠種的激進份子，才拱他上台的。

有個來買蔥油餅的客人還認出他，很開心跟他分享：「那天你實在是夠威風，我和你一樣看那個候選人不爽很久了！」張報國咯咯笑著，找錢時，順便遞出幾份免錢的蔥油餅。

以前，每到選舉的日子，他總放阿梅一個人在街上兜售蔥油餅。冬天時節，



寒風讓人抖不停，阿梅穿著厚厚的棉襖駕車到他們的擺攤地點，被風撲打成紅咚咚的臉仍是裝滿和善的笑意等候客人上門。

有一次，載著張報國和好幾個樁腳的「載卡多」行經攤子，張報國從塞滿人的後座窸窣窸窣鑽出來，熟練地將剛起鍋的蔥油餅分裝好幾袋，又煎了幾顆蔥花蛋打算一併帶走。阿梅默默地站在旁邊，不發一語，車內探出幾顆頭，其中一個還帶著輕挑的口吻對阿梅說：「嫂子，一起來嘛！這麼多男的沒一個女人怎行！」

「哭天！」張報國將熱騰騰的提袋砸在那人臉上，車內那夥人笑成一團。

為了那件事，阿梅一個星期沒跟張報國說話。她討厭那些拖張報國一起下水搞選舉的人，在她看來，他們個個都是游手好閒，沒事找事做。其實阿梅低估了他們，張報國仔細想想，那些人當中，後來有不少人靠買票幹上了民意代表。

張報國真懊悔自己沒穿外套，他瘦成皮包骨的身材哪堪得風這般折騰。

選戰剛打完，路上插滿的旗海還沒撤掉，囂張地迎風飄揚，張報國只覺每面旗子上都亮著虛偽的臉，窩在上頭的候選人個個都令他覺得噁心！

尋求連任的A說什麼自己絕對清廉公正，去你的！鎮公所前面的水溝整修工程，他不知污了多少錢，當真以為大家都不知似的。還有他最恨的每天出現在電視廣告上談什麼爭取婦女同胞福利，拜託，誰不知道他被新進門的小老婆吃得死死的，好幾次大老婆嚷著要自殺。還有混黑道出身的C，大家都說他鐵定會當選，還不是靠他那群兄弟在張羅，小老百姓真可憐，連選個舉也要受黑道大哥威脅。

張報國走向他支持的陳桑，他怎麼看都覺得陳桑跟那些人渣相比，明顯有氣魄許多。陳桑落選那天，他帶頭拎著一支台灣啤酒跳上桌去，高聲地喊叫：「讓我們來敬了不起的陳桑！」然後，在場支持者哭成一團。他還記得，那天陳桑給了他一個結實的擁抱。

豎立在陳桑旗面後頭的是C的旗幟，張報國不滿地朝上頭的C啐了一口，看到C臉上一坨他的口水，他得意地笑起來。

C根本沒資格站在他的英雄後面，他不知道為什麼偏看C不爽，大概就是那張臉尖嘴猴腮惹人厭！他走向下一張C的旗幟，用力地朝C甩一巴掌，有種復仇的快感，為誰？就當是為他的大老婆好了。

張報國想C應該像他愛阿梅一般地愛自己的大老婆。

阿梅死得很早，不到五十歲就死了，她死的時候，是上一輪民代大選正轟烈登場時，阿梅的家人怪他只顧著選舉，根本沒將照顧阿梅的事擺在心上。

其實不是這樣的，張報國在心裡辯解著，他怎麼可能不關心阿梅呢！只是他沒想過阿梅這次會這麼嚴重，還來不及送去醫院就死了。阿梅以前身體就很不好，所以他們根本不敢有生小孩的打算，他知道阿梅的體質太虛弱，承受不住懷孕生產的辛苦，這件事他從來不怪阿梅的，可是阿梅自己怪自己，自責了許許多多年。

阿梅出殯的前天是選舉的日子，他拱的候選人落選了，在喪禮上，他哭得比任何人傷心，他哭阿梅，也哭自己賭錯人、下錯注。張報國抬頭看今年唯一的女性參選人的旗幟，不知怎地，閃現阿梅的肖像，他想是自己眼花看錯了，揉揉眼再看一次，果真是自己多心。

阿梅出殯那天，他老是將招魂幡和選舉旗幟的印象交疊在一起，越看越叫他痛心。

張報國的心突然有點不安寧起來，阿梅剛死不久那幾夜，他老是睡不好，他總是感覺身旁還躺著一個人似的，好幾次，他還覺得有人半夜為他蓋被子，但那氣息好陰寒，不像阿梅的溫柔。

街上突然刮起一陣風，把建築工地圍牆邊的旗海吹得啪啦啪啦響，張報國感到有些膽顫，抬頭看旗幟上一張張臉孔，全都猙獰起來，他嚇了一跳，口中碎碎念著：「幹！遇見鬼、遇見鬼。」

一陣冰涼從腳底沿著張報國小腿內側爬上來，他想跑卻又使不上力來，反正不是農曆七月，阿梅也會保佑他的，他在心裡如此想著。但另外一股寒颼颼的風又從遠方黑暗中襲來，將地面上的廣告單捲得半天飛，張報國什麼都不敢想了，然而，不知為何阿梅的臉就是清晰地浮在他的腦海中。

是太過想念阿梅了吧！阿梅的棺材入土時，他才恍然大悟自己的老婆從此消失不見了，他趴在地上抓著泥土痛哭，哀哀哭嚎：「阿梅！阿梅！」壓在墳上的冥紙不安分地盤旋飛舞起來。

張報國的心有點酸。這該死的旗海！這該死的陰風！

他真想立刻逃出這片張牙舞爪的波瀾，想徹底甩開狂風掀起的騷動，想迅速擺脫身邊紛飛起舞的彩紙。而那些所費不貲的宣傳品和激烈高潮的造勢活動，曾經如何使他快意其間，他全想不起來了。

現在他只想不顧一切奔回家，把自己塞進溫暖的被褥，舒舒服服睡上一覺，睡醒了，他將精神奕奕上街，兜售休業已久的蔥油餅。

〈妝〉

這個人來到袁瑛公司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她對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早上進辦公室時，他大聲問好的聲音，那聲音精神抖擻，把一早剛開工的煩悶驅散一大半。她覺得這新人真有活力。

現在，這個人經常出現在她身邊。

一開始是因為他們共同負責一個計劃，在合作過程中，袁瑛發現這個剛踏入職場的年輕人雖然不夠沉穩老練，但對於工作充滿熱忱，跟這樣一位幹勁十足的新人共事，她除了比較豐富的職場經驗可以提點後進外，大多時候，是他的節奏在主導整個計劃的進行。她覺得無所謂，反正她在公司有一定的位置了，她願意給他機會。

他的積極讓自己很快被看見了。或許是出自對袁瑛的感激，計劃結束後，他還是常繞在她身邊打轉，對她講話總是像嘴上抹了蜜般的甜。袁瑛不是沒遇過這樣的人，但至少她不討厭他，他有一種可以帶給別人歡樂的力量，而且他也很清楚自己擁有這樣的優點，並且不吝惜發揮。

就這樣，她越來越習慣每天踏入公司時，他的招呼聲迎面而來，他特別喜歡觀察她的打扮，有時是誠懇的讚美，有時是誇張的讚嘆，有時是詼諧但不流於輕薄的調侃，最令她驚訝的是他居然會注意她的妝，連色系風格都說得出來。也因此每天對鏡上妝時，她總會不自覺想起前天他對她的評價。

一直以來，丈夫都不喜歡她化妝。

入睡前，在跟保養品纏綿時，丈夫會在旁補上一句：別再把那些砒霜抹在臉上了。夜裡他們做愛，他吻遍她全身，卻從不親吻她的臉。她其實不明白丈夫為什麼嫌惡她用化妝品與保養品雕飾自己？也許他對女人的喜好就如同他的生活態度一樣——簡樸。

袁瑛覺得跟一個認識太久的人結婚未必是件好事，她記得和丈夫初識時，他們有說不完的話，再無聊的小事都可以拿出來聊，可是現在那些都不再重要了。她和丈夫以一種非常實際的形式在過他們的婚姻生活，用世俗觀點來看，他們幸福美滿。如果依照制式腳本來走，接下來她應該懷孕生子，和丈夫一同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好幾次，丈夫在夜裡翻過身來環抱住她，打算與她沒有任何阻隔交融為一時，她像被炸彈炸到一般彈開，愧疚地說她還沒準備好。丈夫掃興地坐起身，依她希望地與她再度交纏，她可以感到從他身體傳來的憤怒不滿。

她其實並不排斥成全所謂「完滿家庭」的定義，只是每當她想到這過程中的獲得，她也連帶想起相對的失去。

所以，她多麼羨慕那個身上充滿青春氣息的新人，有一種天塌下來也無所謂的氣概，可以不用那麼斤斤計較過日子，許多年前，她也曾經那樣灑脫過。於是當那個人對她說她的外表看起來比她的資歷年輕很多時，她的心中穿過一條暖流。

他邀她去棒球場看總冠軍賽，遞給她一對加油棒，她只敢拿在胸前輕輕敲，

他嘲笑她太秀氣，故意跳到最前排鬼吼鬼叫給她聽，她學他的狂放，和他比賽誰的加油棒舉得高，誰最會吶喊，但最後她還是輸給他。她笑說這不公平，然後胡謔了幾個理由加分贏了他，她笑得比場邊任何一個人還大聲。

丈夫說她最近有點不一樣，她心虛地說沒有，她其實希望丈夫繼續追問下去，然而他卻沒再開口。夜裡，他急切地進行傳宗接代儀式，像個霸道的國王，堅持從頭到尾覆蓋在她身上，她試著移動身體，卻被更強大的力量壓制下來。她在這劇烈晃動中想起那個渾身上下充滿活力的人，她忽然沒辦法投入在與丈夫的身體共擺中。

從最後的臨界點退下來後，丈夫大聲的喘氣著，她低聲顫抖地說今天是安全期，他似乎沒聽見她的話，背對她沉沉睡去。

袁瑛瞪視著天花板，多期待天趕快亮。

然而她的期待落空了，那個人今天並沒有來上班。她想起早上有點使不慣昨晚特別去買的新眼影，忽然感到有點氣惱，訕訕地攪動著杯裡的咖啡。一群年輕工讀生在旁邊起鬨，說那個人一定是帶女朋友出去玩了，她的手震了一下，白色碎浪條地從杯裡濺出來，灑在桌上的文件紙，她慌張地抽出面紙擦拭，卻沒想到原本的一塊汗漬竟被拉扯出一大片。她覺得她該停止這荒謬的一切了。

一整天用反射性的本能完成例行工作，然後回到瑣碎的日常。袁瑛備好菜餚，陷在沙發裡等丈夫回來，無聊地拿起遙控器輪轉著電視頻道，昨晚買的那盒晶鑽眼影突然從螢幕裡跳出來，該死，居然買貴了一百元！她嘔氣地轉台，又跳出另一個推銷性感睡衣的購物頻道，三個模特兒擺出撩人的姿勢，主持人和演藝圈有名的賢內助女王一搭一唱，滔滔不絕性感睡衣對夫妻的重要：夫妻感情不好就是因為缺乏變化女人一定要有小心機三不五時給老公來個小驚喜要抓住老公的心先要捉住他的目光一天一件包妳的老公對妳永不厭倦……

袁瑛在她們的疲勞轟炸中走進臥室，她凝視著鏡中眼角已浮現魚尾紋的自己，不知道什麼樣的心機和驚喜才可以讓她和丈夫對彼此再動心。她愣了一會兒，開始為自己鋪上一層又一層的底妝、蜜粉，俐落地戴上假睫毛，塗上眼線，最後拿出那盒讓她氣結的眼影盒，在眼眶周邊來回刷抹著，彷彿一抹她就可以往前退回一年，一抹再一年。

就在停手的瞬間，她才意識到自己下手太重，眼皮上竟出現兩道濃深的紫墨，她的眼淚霎時從畫好的深潭中滿溢出來，在慘白的肌理上徐徐滲出如同蜘蛛絲般的黑網，不斷的向下蔓延，毫不留情爬滿了她的臉。

〈伴〉

人到一定歲數，不求什麼，只求有伴，彼此有個照應，現在的他是抱著這種想法在過日子的。不過比起他的侷限，玲玲顯然有更多選擇。

他自知這輩子是翻不了身了，現在的他，就連帶玲玲上個像樣的館子都有困難，如果他是在年輕時認識玲玲，興許還能讓玲玲享享福，那樣他也能更理直氣壯提出類似質問。

「那個計程車司機為什麼常常打電話給你啊？」

「等客人時無聊嘛！反正用賴講話又不用錢。」

「免錢也不用這樣直直喀！」

「你在吃醋喔！」

總是如此，只要玲玲察覺他的不高興，便會從背後環住他的肩膀，整個人貼上他的背脊，然後雙手慢慢往下滑，輕輕掠過他的肋骨，再擦過他的腹部，在她更往下試探前，他會先甩開她的手，「跟你說認真的，妳還嘻嘻笑笑。」

「我也跟你說認真的嘛。」她繞過來跨坐在他大腿上，開始摟著他，蹭得他臉頰、鬍渣、脖頸、胸膛……發紅發燙。

就是這樣，讓他每次想到玲玲都心癢癢的，一陣酥麻在體內竄來竄去。畢竟玲玲這輩子都靠理髮謀生，只做男客，她很懂怎麼抓住男人的心。

像她第一次幫他理髮時，從鏡子裡發現他額頭的傷疤，他告訴她那是在工地被鐵條刮傷的，她幫他刮鬍子時，輕輕撫摸那道歪斜印記，輕聲問他：「還會痛嗎？」溫柔的軟語就像一陣春風刮過他的臉。

那天過後，明明頭髮還不需要整理，他還是忍不住找玲玲報到，後來越去越勤，兩人自然而然就走在一起了。

玲玲年紀雖然將屆六十，臉蛋和身材都保養很好，不只風騷，還很新潮，像那些年輕人在玩的抓寶、糖果她都會，一天到晚嚷嚷臉書退流行了，她要去最飛訊的哀居開帳號。

哀居是什麼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要煩惱「居」這件事真的很悲哀。玲玲就沒這煩惱，她有間三十坪大的舊公寓，房子是她死去老公留下來的，房貸幾百年前早已繳清。

玲玲的孩子在外地念書，久久回家一次，她常嬌嗔一個人住一層公寓很孤單，後來他被房東催繳幾次房租後，索性打包行李來跟她住。反正她也是一個人嘛，他厚臉皮說來幫她打蟑螂、修水電，她大概猜到怎麼一回事，沒戳破他的謊言，貼心幫他留面子。

那時候身體還很勇健，有體力活可以接，只要他老毛病不犯，不上牌桌放縱，生活都還過得去。只是長年下來，腰椎肩頸慢慢積出病，一彎身就痛到不行，工頭知道他的身體狀況，自然不太找他工作了。以前就聽人說，做粗工是有壽命的，雖然有心理準備，但沒想到這天來得那麼快。

收入短少，連柴米油鹽這些基本開銷，都拿不太出來，玲玲對他也不像從前

殷勤了，這些他都可以裝傻。但後來他做什麼，玲玲都看不順眼，動不動擺臉色給他看，尤其是床上的事，年歲有了，使不上力了，有時候玲玲再怎麼幫他也無成效，常常在他身上蠕動一陣仍不見起色，她會突然像被雷劈到般坐起身來，迅速穿上底褲和睡衣，再躺下來，再來就是背對他不發一語了。

尷尬的空氣在兩人之間浮動著，驅散原先高張的情慾。「玲玲……」他喚了幾聲，見她背影寫滿怨怒，他亦不敢開口，只能帶著頹喪的挫敗感闔上眼，但幾次拜託工頭給他工作的畫面偏偏那麼不受控闖進眼簾，一幕幕在心坎放送著他的卑弱。

正巧那時朋友邀他去外地工作，他試探性問了幾次玲玲的想法，並未得到期待中的明確挽留，心裡清楚感情已經被現實磨得差不多了，也到了好聚好散的時候了。

離開那天，他把鑰匙擱在玄關櫃，動作像貓一樣輕柔，深怕驚擾睡夢中的玲玲，小心翼翼壓低音量將鐵門帶上。然而雙腳卻像灌了鉛，絲毫提不起向前的動力，但身後緊閉的門扉提醒著失伴的他再度被打回原狀。從他因為豪賭失去婚姻和家庭的那天起，他感覺自己不再是完整的人，是玲玲的出現與作伴，讓孑然漂泊的他對人生開始重新有些想望，也慢慢將那些年的支離破碎縫補起來。

沒想到時間再度揭示他的無能與不完整，而他連反擊的餘地都沒有。

原來視線模糊時，意識也會跟著不清，腦袋沒來由竄出很久以前的記憶。他想起他還是玲玲的客人時，每次玲玲幫他改頭換面後，站在店門口送他離開時總愛說的那句話，他像個牙牙學語的孩子，唯恐忘卻正確發音，反覆呢喃著再也無法從玲玲口中聽到的那句——擱再來，彷彿這麼做，就能將殘存的溫柔在心頭留得更久一點。

## 〈不見〉

倉皇結束那通企圖初始化一切的電話，思緒彷彿灌入氫氣的汽球，失去地心引力的牽扯，緩緩逸出現實世界，懸浮飄蕩在無重力的太空。隨身碟就是在那樣的抽離狀態下不見的。

大概是太常弄丟東西的緣故，偵測失物的雷達格外敏銳，舉凡同事遺落的成串鑰匙、滑進駕駛座下方的停車卡、卡在座位縫隙的戒指，都是憑藉我的細心推論尋獲，而唯一沒有偵測到的是早已變節的愛情，以致當發現時，「失去」已然是完成式。

可能是協尋失物的記錄太過輝煌，當我在公用電腦區佯裝優雅鎮定苦搜隨身碟時，同事無不勉力壓抑震驚的眼神。「會不會是放在家裡啊？」「有可能是掉在外面了嗎？」「皮包和口袋找仔細了嗎？」嗯，這些可能性我都徹底排除了，並且依循自己最後打開電子檔案的記憶，十分肯定因為星期五下午那通對方口氣自在到以為可以和數月前無縫接軌的電話，才會將正在使用中的隨身碟不慎擱置在電腦插槽上，歷經習慣性對公事暫時記憶喪失的週末，直至星期天晚上我才驚覺它失蹤了，並且早已超過人口失蹤可以報案的二十四小時，我怎麼會渾然不知？

或許是那兩天強迫自己假性遺忘的事太多了，刻意漠視那些奪命連環 call 撥通的藕斷絲連，刻意不去記起攸關背叛的線索細節，我曾經奢求某人只是暫時消失，而今當他無預警出現，我卻企盼他能從我的生命再度不見。明知不見並不會因此就畫上句點，伴隨而來的惶恐不安、焦慮煩躁，更甚是棄之不願或搜索未果的歇斯底里依然在蔓延，以致遺失者在尚未確認結果前，必當承受著如心電圖起落的煎熬。人一旦對某物投射了情感，便產生佔有的慾望，以致分不清究竟是悲傷失去對方，還是擺脫不了從自體分裂出的執念。

於是受到忽微信心的驅動，還以為一週起點會因為隨身碟完好如初躺在桌面美好展開，啟動的卻是巨大重建工程的悲哀，每一筆重新鍵入的字串都像不時在腦海閃現的隨身碟記憶，一再提醒那些標誌身分的資料、收藏故事的影像照片、裝載心血的電子檔案在外流浪，不曉得會遇見什麼樣的拾荒者，會不會不懷好意加以變造妄用？寧願親手將不要的回憶載體一包一包傾入資源回收桶，也不要假手他人處以粗暴的格式化極刑，明知長痛不如短痛，但絕對好過失而復得。

就在相信自己可以對手機螢幕上那組不斷複製重生的數字無動於衷後，我終於肯定了與隨身碟的永別，然而新的一週起點，它居然無聲無息地重返我的辦公桌面，失卻了渴望重逢的強大慾念，它的出現將我好不容易驅除的眷戀再度召喚而回。

我彷彿看到夾帶惡意程式的病毒在我體腔四散流竄，戰慄且快速地將隨身碟扔進抽屜，和調整成勿擾模式的手機關在一起，將不斷存取過往、提領情感的記憶體，隔離。

## 〈放生〉

一開始只是為了塵蟎般的小事爭吵，後來卻像引發連環過敏，戰火延燒數日仍未停歇，濃濃硝煙瀰漫了整個家。像石子投擲出去旋即被空氣吞噬不見，他一貫的沉默以對，讓她不禁有種錯覺，她不過是在對假想敵進行無謂進攻而已。

異常空間裡，日子還是如常前進。傍晚時分，她走進廚房料理晚餐，女兒突如其來的尖叫像一支箭射進心坎，她急忙關掉水龍頭準備衝出廚房，女兒已經自身後竄出，雙手像圓規兩腳朝她誇張成最大半徑，「媽媽，房間有隻好大的蜘蛛，還好爸爸已經去解決了。」說完又一溜煙不見了，定是跑去趕見那不速之客的最後身影。

她重新扭開嘩啦嘩啦的水聲，手雖然在滌米盆淘洗，思緒還是如容器裡滾動的水翻騰著。十歲以後，夢裡經常出現一張放射狀骨架和螺旋狀絲線交織成的蜘蛛網，各式蟲子誤入那張死亡陷阱，無不奮力扭動被黏液沾附的身軀，想掙扎逃離步步逼近的恐怖黑影，夢境總是結束在蜘蛛用螫肢箝住獵物的瞬間，也許，是潛意識在保護那個十歲小女孩吧，不忍讓她看見如此血腥暴戾的畫面。

十歲那年，家被法院拍賣之前，母親因受不了長期嗜賭再度輸光人生的丈夫離家出走，白晝不知去向的父親為了躲避債主，總在夜半才偷偷潛回家，那時，她和姊妹都睡了，在歷經整晚如雷敲門巨響轟炸後，在佯裝無人的關燈房間黑忽忽睡去，躲進比現實美好的夢境遺忘恐懼。一隻高腳蜘蛛悄悄爬進三個失去大人照護的小女孩生活，在透天厝和她們玩著躲迷藏的遊戲，牠的俗名見豸聽來多像鬼，只要鬼一出現，她們便倉皇無助地從這個房間逃奔到另一個房間。

後來，那隻見豸和那棟透天厝，一起從她的生命裡消失了。之後他們流離過許多租賃來的住所，也許是停留時間都不夠久，所以她沒再遇過那實為益蟲卻外表懾人的可怕生物。直到在初戀情人住處再見到牠時，她連驚嚇的時間都沒有，情人便以極為敏捷俐落的手腳用掃帚擊斃了牠。相愛的時候，這種英雄作為多令人迷戀，但是自己也如那隻見豸被敏捷俐落掃出他的世界時，這才明白原來致命一擊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

她將菜餚端上桌時，瞥見那包引起連日硝火的咖啡豆靜靜躺在桌上，他不願在下班尖峰時段開車繞去購買的「導火線」，終究還是拐了許多彎纏出團團惱人線球來到她面前，他還是一貫寡言不願張揚，只是默默做著等她發現，就像婚後，總是默默接下她任性的情感索求，等待她將心裡的缺口慢慢填實重建。

數日降至冰點的餐桌，在女兒對丈夫的連珠炮發問中重新熱絡起來，原來那隻見豸並沒有死，只是被他用塑膠袋罩起來，帶出去放生了。還不知如何剝除臉上武裝的她安靜聽著圍繞那隻見豸打轉的話題，在父女的談笑聲中，那曾令她感覺極度驚恐的生物似乎也不再那麼讓人窒息了。

她猜想今晚又要夢見那張狩捕獵物的羅網，這麼多年了，也許她早已長成足以對抗恐怖黑影的樣子，並且有了需要她保護的對象，即便那黑影背後拖帶多少揮不散的陰霾，但她亦不再是只能被動等待救援的脆弱孩子了。



這才發現，原來糾纏她多年的密密麻麻線絮皆自她口中吐出，一絡一絡織成惘惘夢魘，在絲連過往的時移裡迷亂濡濕了雙眸，在亟待放生的僵局中困住了自己。